

皇朝文鑑

二十九



宋刊文鑑

琴川張蓉鏡精  
校補完善本



第 九 冊

宋刊文鑑  
琴川張蓉鏡精  
校補完善本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七

奏疏

論呂惠卿

蘇轍

請分別邪正

蘇轍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蘇轍

論人材

劉摯

論分析助役

劉摯

請重修太學條制

劉摯

論呂惠卿

蘇轍

臣聞漢武帝世御史大夫張湯挾持巧詐以迎合

上意變亂貨幣崇長狂獄使天下重足而立幾至於亂武帝覺悟誅湯而後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盧杞妬賢嫉能戕害善類力勸征伐助成暴斂使天下相率叛上至於流播德宗覺悟逐杞而後社稷復存蓋小人天賦傾邪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臣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敢行非度見利忘義黷化具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為腹心安石山野之人彊很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

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  
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音安  
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  
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力進邪說  
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內侍之職親  
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僞辯以難琦說仍爲安石  
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獄以震動天下自  
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下靡然矣至於排擊  
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  
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

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怨  
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  
不遺一戶上下騷動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戶流  
移雖上等富家有驅領車牛懷挾金銀流入襄鄧  
者旋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鄭俠王安國之  
徒僅保首領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連蔓引塗污  
公卿不止如此獨賴先帝天姿仁聖每事裁抑  
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  
類矣旣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  
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

異論下與蔡延慶等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說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警言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糜費資糧弃捐戈甲以巨萬計恣行欺罔坦若無人立石紀功使西戎曉然知朝廷有吞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邊鄙騷動河隴困竭海內疲勞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邊釁一生至今爲梗及其移領河東大發人牛耕葭蘆吳堡兩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

布種投種而歸不敢復視及至秋成復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穫即時腐爛惠卿張皇其數牒轉運司交割妄言可罷饋運其實所費不貲而無絲毫之利邊臣畏憚皆不敢言此則惠卿立朝事迹一二雖復肆諸市朝不爲過也若其私行峻薄非人所爲閭閻下賤有不食其餘者安石之於惠卿有郊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讎敵始安龔相以執政薦惠卿惠卿旣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

李士寧之獄以柅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  
攻擊期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  
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買田產使舅鄭膺請奪  
田使僧文捷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輔推  
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史  
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  
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京安石皆生於辛酉  
故謂之齊年 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  
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肝肺  
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惠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

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  
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扶擗不遺餘力必致之  
死此大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耻天下  
之士見其在位側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  
於已必取仁於父兄信於師友然後付之以事故  
放鹿覓違命也而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  
而 忍則至於弑君纒布惟不廢彭越之命

高祖 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

義二 事二主俱爲名臣何者仁心所存無施不  
可雖 私有異而忠厚不殊至於呂布事丁原則

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  
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背逆人理世所共知故  
呂布見誅於曹公而牢之見殺於相氏皆以其平  
生反覆勢不可存夫曹相古之姦雄駕御英豪何  
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終畏此人今朝廷選用忠信  
惟恐不及而置惠卿於其間譬如薰蕕雜處梟鴞  
並棲不惟勢不兩立兼亦惡者必勝况自去歲以  
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塞周輔宋用臣李憲王  
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  
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

天下公議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論奏姦邪  
至於鄧綰李定之徒微細必舉而不及惠卿者蓋  
其凶悍猜忌如蝮蝎萬一復用睚眦必報是以言  
者未肯輕發臣愚忝寡慮以爲備位言責與元惡  
同時而畏避隱忍辜負 朝廷是以不憚死亡獻  
此愚直伏乞 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  
汗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請分別邪正

蘇

轍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  
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



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無失其所不至慣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封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相親黨

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泄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相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相氏而實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旣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推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自

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  
同爲朝廷歛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  
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  
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  
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  
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  
此彙進臣常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  
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頗指如  
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  
右附麗無所損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

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  
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  
故臣願 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  
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  
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  
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  
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躬忠義勿謂不  
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

論省曹寺監法令繁密 蘇頌

臣聞在昔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視

俗而興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俗雕僞則示之以質隨變所適使民宜之故能文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質文損益百世可知也 國家刻五季之弊續有唐之緒累聖創制或革或因其道粲然於是大備 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事多因循曠然有改作之志故開廣言路整緝治綱至于 先皇帝遂大有爲臺閣之務無所不舉然而事目寔廣法令益繁 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故推原先志稍加裁損數年之間講明備至而法令之繁尚未盡革何以言之 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

於簡要而奉行之際羣臣不能究宣上旨各務便文事有未詳更復立法積久不已遂致滋章故今日之弊良由關防傷於太密而畫一傷於太煩則難於通融蓋省臺寺監萬務所萃置長立貳承之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助成至治也苟不任職每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盡天下之務雖使臯陶制法蕭蕭何造律勢不能遍况百司所職條目不同而一司之間又有細務或通於此而礙於彼故有求之人不能卒曉遂至紛爭或經臺省投牒披訴文移往復虛煩取會其可行者百無一

二徒長奔競無益風教夫關防密則有司執文重  
疊問難小或違戾遂格而不行使有求者抑塞而  
不舒妄訴者牽制而不断近者 陛下特軫宸衷  
將革其弊故丁酉詔書分命近臣抽索文案看詳  
點檢內有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許并元條刪改  
詔意如此可謂察見事情大慰群望然而行移彌  
月取索甚多比至定奪上省竟以有礙他條不能  
盡如詔書之意誠由關防大密之所致耳拘礙如  
此亦可以謂之弊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  
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過此臣愚欲望聖慈

特詔近臣遍行取索應省曹寺監見用條制格式  
仍召集諸司官吏使之反復詰難看詳定奪可刪  
者刪之可改者改之擇其要切者著為新令務從  
簡易使便於施用其餘令式所不能載者小事則  
從省曹長官專決大事則稟於朝廷簿書期會悉  
付衆僚催督結絕若官司措置失當及徇私廢公  
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案如得實狀其當職官吏  
次第書罰有涉欺妄亦行懲責如此則臺閣規模  
有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易之規矣

論人材

劉

摯

臣竊以爲治之道唯知人爲難蓋善惡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實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爲善非有心於善而惟義所在小人爲惡頗能依真以售其僞而欲與善者淆故善與惡雖爲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恭惟 陛下承百年太平履大有爲之會寤寐人物不次而用至於今 卓有功狀可以補國利

民仰稱詔旨而中外頗有疑焉者此何謂也豈所以用之者或未能盡得其人歟臣且以將命出使

者言之其規畫法度始皆受之於朝廷也一至於外則大異矣興利於無可興革故於不可革州縣承望奔命不暇官不得守其職業農不得安其田畝以培削民財爲功以興起犴獄爲材 陛下振乏均役之意變而爲聚斂之事 陛下興農除害之法變而爲煩擾之令守令不敢主民生靈無所赴愬臣以謂此等非必皆其才之罪特其心之所向者不在乎義而已賞之志每在事先公之心每在私後故顛倒繆戾久無所成其能少知治躰有愛君之心出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

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  
敢爲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爲進退則人以此  
爲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比日有所是亦皆有所非  
樂無事者以爲守 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据  
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  
苟簡怠隨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  
也喜有爲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  
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聰明棄理  
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  
爲亂常此以彼爲流俗畏義者以並進爲可耻嗜

利者以守道爲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趨臣謂此  
風不可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斯  
在易之象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爲泰小人道長  
君子道消爲否傳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書  
曰皇建其有極又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  
惡遵王之路記曰一道德以同俗又曰舜執其兩  
端用其中於民今天下風俗可謂不同情志可謂  
未明矣臣願 陛下虛心平聽默觀萬事之變而  
有以一之其要在乎慎好惡任用而已爾前日意  
以爲是者今求諸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取其長

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志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抑高舉下品制齊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通於大中之道然后風俗一險阻平民知所向而忠義之士識上所好惡無有偏陂莫不奮進而願爲之用則施設變化惟 陛下號令之而已臣謂方今之故無大於此惟 陛下幸察

論分析助役

劉 摯

臣昨日准 聖旨批下司農曾布劄子爲詰臣所言助役事尋已具分析奏聞去訖臣竊以耳目之

於人也事物過者必見必聞以赴其心而心必受之未有不信其耳目而反以其能視聽爲疑者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於一躰之相爲用也其言雖直必容雖多必受則國家安治不然則反此故諗木諫鼓不設危亂之國鼎鑊斧鑕不在聖明之朝恭以 陛下躬上聖之德好問樂善凡延見臣下雖賤官小吏必溫恭和容以訪逮之此堯舜之盛也然至於臣等以職事爲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 陛下意乃司農挾寵以護改作大臣設法以蔽聰明爾因事獻忠

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勢 陛下以謂安耶未安耶  
治耶未治耶苟以爲未安未治也則以 陛下之  
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而  
天下未至於安治者將誰致之 陛下即位以來  
注意責成倚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  
專政安石是也三二年間開闢動搖舉天地之內無  
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  
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  
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  
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

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開 也則費大而不効  
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彊民以應令又起東  
西府也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將一  
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則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  
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曆日而官自鬻  
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  
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於設施皆有次序今數  
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  
牽合於州縣小人挾附佐佑於中外至於輕用名  
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使少獯辯



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者謂之通變能附已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爲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屬掾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故奔走乞丐者布門如市雖然猶有繫國家之躰而大於此者祖宗累聞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亂存者無幾 陛下豈不怪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陛下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有軋已者而

權可保也去異已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天下者是已之所爲而 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嗟夫此事之實也其名則曰革敝而興治是以 陛下樂聞其名而難察其實也夫賞罰號令乃 陛下所以砥礪天下又鼓動四方以爲勸信者今有人焉能舞公事以傾勳舊構大獄以逐官吏其事是耶乃其職耳何至超任以爲職司耶趙齊是也又有人焉以渭源田欺罔始旣以此得罪而終復以此增秩土韶是也程昉事漳水以興大役困一方而無成

功趙子幾挾情以違法禁按吏以防民言則皆置而不問乃是賞反施於聖人之所當罰罰不及於王法之所當誅也畿邑之民以助役爲訴也陛下聖旨令召情願東明知縣以不能禁民有訴而被劾也 陛下聖旨止令劾擅升戶等之事二者皆獨斷之善政而中書皆格而不下此則陛下之號令不行也西師無功而曰非朝廷之本謀天下但見給軍之費輦出於京師空名之誥馳下於西路又命一知制誥於將幕使專代天子之言報復號令絡繹於道苟以爲非耶何不止之迨

其事敗則曰非政府謀也損費緡錢以千萬計秦晉之人肝腦塗地產軍旅之怨結夷狄之釁而不自請咎乃致 陛下發中詔以責躬抑徽號而不受忠義之士誰不痛心而疾首至如助役之法臣嘗言之矣其條制纖悉臣雖未能究見然臣大意終以謂使天下百姓賦稅貸責公私息利之外無故作法升進戶等使之槩出緡錢豈爲人父母愛養基本之所宜爲者故臣謂之聚斂非妄言也陛下任遇輔臣如此其重而致主之術乃用此道是皆大臣之誤 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今既顛謬乖錯敗亂綱紀知天下之不容懼宸衷  
之回悟以謂雖中外之士畏避無敢言者然其尚  
敢言者獨御史有職爾故又使司農熒惑天聽作  
爲偏辭令臣等分析以摧沮風憲之躰艱梗言路  
欲其憂憚苟容而緘默或欲撩其危言從而擠逐  
不知忠臣節士雖戮辱不懼所以盡事君之義耳  
今羗夷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疲遺  
未瘳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困財力縣官匱竭聖  
君恭勤思治萬方之所知而在韓弼者方欲蔽天  
聰明使下情不得而上達其何心耶臣願

陛下思

祖宗基業之艱難念天下生靈之愁苦  
少回幾慮收還威柄深恐異時專權肆志將有

陛下所不能堪者則必至於虧失君臣之恩是今  
日養之適所以害之也若夫馮京王珪同列預政  
皆依違自固不扶顛危雖心悟其非而無所抹正  
已之進退又媿媿而不決皆非所謂輔臣之躰臣  
四海之內孤立獨進 陛下過聽任以風憲嘗切  
思之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無補  
於事歟豈皆願爲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爲名而繫  
去歟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

水可以循理而漸道之不可以隄防激鬪而發其怒不惟難攻亦為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切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愚忠少悟天聽而亦不敢倖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躰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總十餘疏其言及助役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陛下已多矣不意大臣之怒至如此令臣等分析分析之事前代無之祖宗

無之近年以來乃為此法以摧言者之氣方

陛下孜孜聽治喜於納諫而大臣所為則不得正目而視此所以發臣之狂而不能默也伏願陛下深察事物之變用安靖之治以休生民有所措置以大小緩急為先後之序以義利經權為本末之辨自茲凡有獻替於陛下者乞有以誘掖獎厲之罷分析之命以尊嚴朝廷而養多士敢言之氣臣不勝惓惓憤懣愛君待罪之心

請重脩太學條制 劉摯

臣竊以學校之制主於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

郡居衆聚帥而齊之則誠不可以無法然而法之爲學校設者宜有禮義存焉也往歲太學屢起大獄其事一出於誣枉於是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疑密士之學其間者轉身舉足輒蹈憲網束濕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求於苟免先王之意禮義科旨逝已盡矣法有大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但博士月巡所隸之齋而已謂如此則請問者對衆足以爲證左以防私請以杜賄謝嗟夫學之政令豈不大謬先王之意哉私請賄謝如是真可以絕之乎而

又齋數不一不可以隨經分隸也故使之兼巡如周易博士或巡治禮之齋禮學博士復巡治詩之舍往往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至或不交一言而退昔之設學校教養之法師生問對憤悱開發相與曲折反復諄諄善誘蓋其意不如是之踈也其道不如是之薄也先王之於天下遇人以長者君子之道則下必有長者君子之行而報乎上者斯有禮也遇人以小人犬豕之道則彼將以小人犬豕自爲而報乎上者不能有義也况夫學校之間哉太學自置三舍之法寥寥至今未嘗應令成就一人豈真無人也主司懲

前日之禍畏罪避謗士雖有豪傑拔萃之才誰敢  
題品以人物自任而置之上第哉則是先帝有  
興賢造士之美意而有司以法害之也臣愚欲望  
聖慈詳酌罷博士諸生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  
聽其在學往還即私有干求饋受自依律勅仍乞  
先次施行外應太學見行條制委本監長貳與其  
屬看詳省其煩密太甚取其可行便於今者有所  
增損著為科條上禮部再行詳定上之三省以聽  
聖斷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七

皇朝文鑑卷第五十八

奏疏

請修勅令

劉摯

論監司

劉摯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

劉摯

論新法進流民圖

鄭俠

論李憲

鄧潤甫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程頤

論經筵事

程頤

文鑑五十八

又論經筵事

程頤

又論經筵事

程頤

論開樂御宴

程頤

上太皇太后書

程頤

請修勅令

劉摯

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  
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  
世制法唯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  
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唯聖人爲能變  
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約而行之可久其後大

較不過十年一變法豈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事日  
益滋則法不可以不密歟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  
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 神宗皇帝達因草  
之妙慎重憲禁元豐中命有司編修勅令凡舊載  
於勅者多極之於令蓋違勅之法重違令之罪輕  
此足以見 神宗皇帝仁厚之德哀矜萬方欲寬  
斯人之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王德  
推廣其間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之偏而  
立一法因一事之變而注一條其意煩苛其文晦  
隱不足以該萬物之理達天下之情行之幾歲

已屢變今所謂續降者每半年一頒每次不減數  
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  
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續降多不顯言其所衝  
改故官司州縣承用從事參差抵牾本末不應非  
所謂講若畫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爲宜有  
所加損潤澤之去其繁密合其離散要在簡易明  
白使民易避而知所謂遷善遠罪之意伏望  
聖慈酌時之宜究法之用選擇儒臣一二有經術  
明於治躰練達民政者將慶歷嘉祐以來舊勅與  
新勅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無



窮

論監司

劉執手

臣自待罪風憲屢曾以天下監司爲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爲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爲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爲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爲舒緩苟簡之事比日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

俗猶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爲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槩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苟使者皆務爲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敝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掊斂意在市井虐民甚者亦非欲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政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

須要大爲之禁伏乞 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爲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取進止

論王中正李憲宋用臣石得一

劉摯

臨御以來運動政幾以時弛張述

成 先帝制治立法之意使光昭于天下利興害除四方鼓舞至於清明朝廷分別邪正斥遠姦佞鋤去彊梗皆妙慮神斷優游閑暇不出於喜怒不見於言色而天下之善惡已辨是非已正矣何其盛歟然於此時臣切怪天地之和氣尚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故何也臣嘗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大姦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於使姦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前日之三四宦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幸言出而患入

然臣有言責負報恩遇則何卹乎身之危哉謹爲  
陛下言之王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  
東入界計其隨軍賞運役兵民夫通數十百萬衆  
矣中正徘徊於境上殆半月而後出翱翔乎疆外頓  
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  
大雪士卒飢凍坐使物故十之七八古之將帥固  
有無功而還者然猶當保完師旅歸報於國今精  
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按之軍法  
宜即顯誅中正略不自劾請罪而先帝以天地之  
量無所譴何又遠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

閑局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  
於熙河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  
於其手官吏之廢置用舍出於其口監司帥守而  
下事憲也如父兄而憲之頤指氣役之也如奴隸  
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內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外  
之生靈膏血漁歛百端傾之於憲如委諸壑出沒  
吞吐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司興靈之役憲  
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  
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數十萬衆  
肝腦塗地罪盈惡貫不失於總兵一路此國法不

正者二也宋用臣奮其私智以事誅求推奪以民  
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爲使盛朝之政幾甚  
於弊唐除陌間架捐地之事傷汙國躰不卹怨讟  
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悅事无不諧  
動畫密旨故擅作威福侵凌官司冒昧貨財更无  
案籍藉都城爲之憔悴商旅所以不行瘡痍蠹害至  
今棼然而莫能理然亦不失享祿于善地此國法  
不正者三也石得一領皇城司夫皇城司之有探  
邏也本欲知軍事之機密與夫人姦惡之隱匿者  
而得一以殘刻之資資爲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

在綦布張弇而設網家至而戶到以無爲有以虛  
爲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  
暮入於狴犴矣有司無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  
是詔獄也成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凌辱箠訊  
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被其陰  
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  
自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皆得一發之今不失  
厚俸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人者權勢鋒  
焰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于國宰相執政知而  
不以告于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

於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姦  
不然其爲禍患豈不若漢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  
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後誅投之孔子爲魯  
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然先帝未及肆其誅于  
市朝而以遺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自任今  
閱歲時尚不聞以典刑詔有司臣未諭也伏乞  
聖慈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竄之以  
明國憲以服天下謹具彈劾以聞

論新法進流民圖

鄭俠

臣伏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於今經春不

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來街市  
米價暴貴群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  
而漁大營百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遂  
蠻夷輕肆敢侮中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  
不以道以至於此臣竊惟災患有可召之道無  
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  
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  
古今比比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爲其能圖患未  
然而轉禍爲福者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  
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

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  
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  
無疆之社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  
陛下養愛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  
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 陛下之心  
亦欲其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  
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疆大勝  
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畧不推明 陛下此心而  
乃肆其叨憤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  
不聊生坐視天民之死而不恤夫 陛下所存

如彼群臣所爲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  
徒只日起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  
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  
御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其  
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贖其上

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  
避百爲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  
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  
不知時然耶 陛下 使之然耶以爲時然則  
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

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臣布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心手足然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主發於內臣應於外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欽慕而傲則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爲心而群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

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祿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祿

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群臣乃飽食厭食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得罪于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冒千萬重之天

閤以告訴于 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竊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棗圻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糴粟遑遑不給之狀爲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况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其圖謹附狀投進如 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誅戮

論李憲

鄧

潤甫

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爲寇遣內侍省押班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爲名中外之論皆謂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以降迄于秦漢魏晉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爲帥將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不便也蓋有功



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  
國威傳笑四夷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前未嘗  
以將帥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  
委近習會南安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勳請行  
遂許之然猶以光楚客爲大都護及覃行章亂  
黔中始以思勳爲招討使雖有禽滅醜虜之功  
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  
明討僕固瑒而恃功擅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  
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司馬權震  
天下元勳故老皆見斥逐洎大戎內侵集天下

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至 憲宗  
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使  
諫官李鄘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衆  
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笑乃更  
爲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謀弊賦得  
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  
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也今 陛下更易百度  
未嘗以先王爲法而忽降詔命以中人爲帥縉  
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 陛下之仁聖神  
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無能爲也

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爲萬世之計乎使後世  
凶襲故迹狃以爲常進用中人掌握兵柄則天  
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忍龍開  
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  
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  
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  
不敢議臣等代匱憲府以言爲職故敢盡其狂  
愚

代彭思永論濮王典禮 程頤

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 章交上中

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  
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  
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  
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  
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  
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  
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  
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  
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  
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

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 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 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 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致 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 陛下

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 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旣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 陛下之所生義

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 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 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踈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無正疑似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 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

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

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爲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况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 先朝之封豈

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 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夔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

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  
王極尊崇之道於 仁皇无嫌貳之失天理人心  
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  
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  
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  
已前者旣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  
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  
持 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

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  
者以 陛下 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爲親

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 陛下之孝事  
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  
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旣復  
稱親則 仁廟不言自絕群情訕懼異論喧囂夫  
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  
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  
上臣料 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  
能爲 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  
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 仁皇在位  
濮王居藩 陛下旣爲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

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 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 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 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驩於上皆當垂祐 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 陛下今旣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徼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

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過自宸衷無使女嬖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 陛下者皆姦人也幸 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論經筵事

程

頤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傳

輔作

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

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 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一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 主上冲幼 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无急於此取進止

又論經筵事

程頤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

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躰後世作事元本知求  
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  
固已踈矣保身躰之法无復聞焉伏惟 太皇太  
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 皇帝陛下春秋之  
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  
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躰者在乎適起居之  
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 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  
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  
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  
要在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  
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 皇帝起居  
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  
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取進止

又論經筵事

程頤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  
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  
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无不驕肆英明之主  
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  
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爲首從古已來未有



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 皇帝陛下未親  
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  
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  
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  
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 主上尊儒重  
道之心取進止

論開樂御宴

程頤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  
經義輔道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  
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

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死大  
於此雖曰故事 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  
因事而行臣愚竊恐 祖宗之意亦未安故也自  
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  
雖 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  
若以爲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  
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无損益之理得  
爲是乎况 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  
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日所  
言冬至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

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  
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  
用於義爲安

上 太皇太后書

程

頤

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于  
茲幾三十年矣當 英祖朝暨 神宗之初屢爲  
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  
及 皇帝陛下嗣位 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  
願治大臣上躋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  
西京學士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

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  
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  
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  
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  
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主民召而不  
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  
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  
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 陛下  
視臣豈求進者哉旣而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  
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

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曰如小有可用敢不就職或狂妄先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乾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无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照鑒臣

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

周公作立政之書 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鑒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

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 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 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 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

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  
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  
及乎稍長私意一作思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  
外欲其純字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  
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  
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  
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  
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  
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  
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

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  
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  
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  
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盛  
暑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  
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  
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  
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凉處召  
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  
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

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  
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  
將來伏假旣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  
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功最爲至切  
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  
當 真廟使蔡伯希侍 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  
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  
三人侍 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  
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  
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

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次資善  
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飭使知嚴憚年纔十三  
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得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  
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  
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  
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  
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  
官言出輒書使 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  
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  
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

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  
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  
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  
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  
主上氣躰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際人氣丞薄深  
可慮也 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  
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  
御座 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  
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 主上進業於

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間事意不少

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  
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  
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  
學條制是亦兼它職事乃無一人專職輔道者執  
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爲  
雖兼它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  
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  
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  
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  
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

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  
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  
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  
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  
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 陛下高  
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  
臣專職輔道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  
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  
竭誠專在輔道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  
以爲重事不以爲閑所也 陛下擢臣於草野之

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  
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  
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  
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 其說以示學者覲能

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

使臣得以聖人之 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  
行之望豈特臣之 陛下未以臣言爲信

何不一賜訪問臣 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

微 聖鑒 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

殛臣 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卷終





